

學生叢書

葉紹鈞選註

詩子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書叢國學生

荀

編輯主幹

王雲五
朱經農

子

選註者葉紹鈞

行發館印書務商

學生國學叢書編例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，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解釋紛繁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；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，略舉大凡：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、史部如史漢、五代、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刊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詩歌則陶、謝、李杜，均有單本，詞則多采五代、北宋，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，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。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有注釋。古籍異釋紛如，則采其較長者。注釋刊載每頁之末，按檢至便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書概要，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一、編者識力有限，固陋在所難免。當世學人寵而教之，無不樂承。

緒言

一 荀子略傳

荀子名況，字卿。^①戰國時趙人，生當公元前三三五年前後，死當公元前二三五年前後。^②他青年時代曾游燕國。齊湣王的末年，他遊學於齊國，已是五十歲了。^③齊國當威王、宣王的時候，延致天下賢士很多，到這時候死亡殆盡；所以當齊襄王時，他『最爲老師』。^④後來遊秦國，見秦昭王同應侯，^⑤沒有什麼意思。又到趙國，議兵於趙孝成王前；^⑥但也不能有所施爲。末了遊楚國。那時候春申君當國，使他作蘭陵令。^⑦後來春申君爲李園所殺，他就廢官。年命差不多要完了，有所施爲是無望了，遂從事著作。不久就死在蘭陵。

①史記稱荀卿，劉向校書敍錄同應劭風俗通卻稱孫卿。荀子裏邊多自稱孫卿子。爲什麼一個人有

了兩個姓呢？司馬貞、顏師古等都說漢宣帝諱鉤，故改荀爲孫。謝墉作荀子箋釋，於序文中駁此說道：『考……漢時尚不諱嫌名，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、荀爽、荀悅、荀或俱書本字，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？若然，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，何不改耶？……蓋荀音同孫，語遂移易。如荆軻在衛，衛人謂之慶卿；而之燕，燕人謂之荆卿。』此說有這樣堅強的反證，避諱說當然不能成立，而所以一姓異字的原由，也可因此恍然了。又史記單稱荀卿，沒有說明卿字是名是字。劉向校書敍錄說『孫卿，趙人，名況』，也沒有說明卿字是什麼。後人多說卿字是尊美之詞。直到江瑔讀子卮言論荀子之姓氏名字一文，始斷定卿字是荀子的字。他的證據很堅強。他說：『劉向敍曰：「蘭陵人善爲學，蓋以孫卿也。長老至今稱之，曰蘭陵人喜字爲卿，蓋以法孫卿也。」此爲荀子字卿之確證。劉向不言「蘭陵人喜名爲卿」，而曰「喜字爲卿」，則卿爲荀子之字可知。』○史記載荀子死於春申君死後，春申君爲李園所殺，在楚考烈王二十五年，當公元前二三八年。那麼荀子的死，當在公元前二三五年前後，沒有什麼可疑。獨有對於他的生年，從前人有種種不同的推測，不易確定誰是誰非。但是有一條線索在這裡，依着推求，實也不見得難定。韓非子難四篇有句話道：『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，故身

死爲僇。」韓非是荀子的弟子，述及老師的事情決不至於差誤，可見荀子當燕王噲未死之前，曾到過燕國。燕王噲死的一年是公元前三一四年，而能够到別國去想有所發展，至少須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。據此上推，故說荀子的生年在公元前三三五年左右。下推到齊襄王元年，當公元前二八三年，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所以齊襄王時他最爲老師。其間時距亦很相合。只是這樣說來，他的年壽到一百歲以外，似乎有點奇特。但是古今來並不是沒有百歲以外的人，並且按照他的事蹟，要這樣說去方通，我們只得認他是個享年極高的人了。
◎史記本傳稱『年五十，始來游學於齊。』劉向敍錄稱『方齊宣王、威王之時，聚天下賢士於稷下，尊寵之，若鄒衍、田駢、淳于髡之屬甚衆，號曰列大夫，皆世所稱，咸作書刺世。是時孫卿有秀才，年五十，始來游學。』後人不察劉向的差誤，覺得荀子的年歲太長了，以爲『年五十』當是『年十五』。胡適作中國哲學史大綱，辨正此說最有理。他說：『不知本文說的「年五十始來游學」，這個「始」字含有來遲了的意思。若是「年十五」，決不必用「始」字了。』
◎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敍述荀子，於『始來游學於齊』下接『驕衍之術，迂大而闊辯，夷也文具難施。淳于髡久與處，時有得善言，故齊人頌曰：「談天衍，雕龍騫，炙轂過髡。」』共四十

一字。往下乃說『田駢之屬皆已死。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』胡適對於『駢衍之術……』四十一字以爲『這一段不相干的事實，乃是上文論「齊有三駢子」一節的錯簡。』這自是極確切的；我們試把這一段補入上節，文義都合。胡適又說『齊襄王時』四字應屬上讀，因爲『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個「狀時的讀」；狀時的讀與所狀的本句決不可用「而」字隔開，隔開便不通了。』依此說，『齊襄王時』與『爲老師』並沒有什麼關係。可是，史記一書頗有類似的不通句子，陳登元作荀子傳略（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國學研究會所出國學叢刊第二卷第一期）曾舉出孔子世家中『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』及『魯昭公之二十二年，而孔子蓋年三十矣』兩例。可見用文法來解決，未必一定可靠。又况這四字如屬上讀，勢必把荀子的生年排後，那麼又何以解於韓非的話呢？所以我們還是從舊時讀法，把這四字屬下。
⑤荀子議兵篇載荀子與臨武君在趙孝成王前議兵的話。
⑥荀子篇載應侯與荀子問答的話。
作蘭陵令在楚考烈王八年，當公元前二五五年。

二 荀子書

劉向校書敘錄說：『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，以相校，除復重二百九十九篇，定箸三十二篇。』○題名爲『新書』。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二篇，○又

賦家孫卿賦十篇。隋書經籍志、舊唐書經籍志、唐書藝文志都載孫卿子十二卷，又都有荀況的別集。唐書藝文志另有楊倞注荀子二十卷。楊倞是第一個注荀子的人。他的序文說：『……獨荀子未有注解，亦復編簡爛脫，傳寫謬誤。雖好事者時亦覽之，至於文義不通，屢掩卷焉。……輒用申抒鄙思，敷尋義理，其所徵據，則博求諸書。……以文字繁多，故分舊十二卷，三十二篇，爲二十卷。又改「孫卿新書」爲「荀卿子」。其篇第亦頗有移易，使以類相從云。』○這是荀子結集成現在的樣子的略歷。漢書藝文志所載孫卿賦十篇，當即指三十二篇中的成相篇、賦篇而言。○因爲別立賦家，所以抽出來重複記着。隋書經籍志等既錄孫卿子，又有荀況的別集，也是同樣的辦法。直到楊注出來，給與研求的人不少的便利，於是未經楊倞編訂的十二卷本以及荀況的別集自然歸於淘汰了。

直到清朝乾、嘉年間，校勘古書的風氣大盛，所用校勘的方法都是極嚴密的，最不取孤證同武斷。這當兒，注意荀子的人自然也多起來了。於是楊倞注的荀子又經過許多學者的修訂，義理更見明白。清末，王先謙作荀子集解一書。^④ 胡適說整理國故有三途，其中之一叫做『總帳式的整理』。^⑤ 王先謙的工作，正是結的從前人校釋荀子的帳。他的校勘依據各種本子，『擇善而從』。采集郝懿行、王念孫、王引之、汪中、劉台拱、盧文弨、顧廣圻、陳奐等各家解釋的說數，往往加以判斷；而他自己也有所發明，又附載關於荀子一書的考證，差不多搜集得周徧了。所以我們研究荀子，以集解爲最精善最適用的本子。日本久保愛作荀子增注，^⑥ 用宋本元本來校勘，頗足供參證。服部宇之吉編漢文大系，第十五卷是荀子，就把集解同增注合在一起，又加入了豬飼彥博的補遺。

不論什麼古書往往是這樣子，題名是誰作的，其實未必完全出於誰手；弟子的記錄，類似的言論，常與作者的原著一同被包在一個書名之下。荀子這部

書也是這樣的情形。如大略、宥坐等篇，顯然是語錄同雜記一類的東西。又這部書最初經劉向的結集，已加編排的手續，直到楊倞，中間未必不再經幾回的編排。因編者識力的關係，以及湊足篇數的關係，編排得不能盡愜，當自是難免的事。如非相篇的後兩章與『非相』無干，天論篇的末段與天論無干，都由於這些的原因。胡適說：『大概天論、解蔽、正名、性惡四篇全是荀卿的精華所在。』^⑤或者這幾篇才是荀子以著述的態度特地寫下來的吧。

○現在把篇目鈔錄在這里：『勸學篇第一，修身篇第二，不苟篇第三，榮辱篇第四，非相篇第五，非十二子篇第六，仲尼篇第七，成相篇第八，儒效篇第九，王制篇第十，富國篇第十一，王霸篇第十二，君道篇第十三，臣道篇第十四，致仕篇第十五，議兵篇第十六，強國篇第十七，天論篇第十八，正論篇第十九，樂論篇第二十，解蔽篇第二十一，正名篇第二十二，禮論篇第二十三，宥坐篇第二十四，子道篇第二十五，性惡篇第二十六，法行篇第二十七，哀公篇第二十八，大畧篇第二十九，堯問篇第三十，君子篇第三十一，賦篇第三十二。』^⑥今本漢書作三十三篇，據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，當作三十二篇。

唐書沒有給楊倞立傳。藝文志於他所注荀子下注『汝士子，大理評事』七個字。汪中考楊汝士三子沒有名惊的；卻從古刻叢鈔裏發見楊倞所作的墓志銘，據此考定他是唐武宗時人。（見所作荀卿子通論）但郝懿行以爲汝士三子雖然沒有一個名惊的，而楊倞或許有改名的事情。又作墓志的楊倞結衡較荀子加詳，安知不是另外一個人。（見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）四庫提要也說『惊或改名』。這些話不能確定孰是孰非。但荀子注序文末有『時歲在戊戌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』，這一年當公元八一八年，是他成書作序的時期，卻是可以確知的。

他的新目錄是『第一卷，勸學篇第一，修身篇第二；第二卷，不苟篇第三，榮辱篇第四；第三卷，非相篇第五，非十二子篇第六，仲尼篇第七；第四卷，儒效篇第八；第五卷，王制篇第九；第六卷，富國篇第十；第七卷，王霸篇第十一；第八卷，君道篇第十二；第九卷，臣道篇第十三；致仕篇第十四；第十卷，議兵篇第十五；第十一卷，彊國篇第十六；天論篇第十七；第十二卷，正論篇第十八；第十三卷，禮論篇第十九；第十四卷，樂論篇第二十；第十五卷，解蔽篇第二十一；第十六卷，正名篇第二十二；第十七卷，性惡篇第二十三；君子篇第二十四；第十八卷，成相篇第二十五；賦篇第二十六；第十九卷，大略篇第二十七；第二十三；君子篇第二十四；第十八卷，成相篇第二十五；賦篇第二十六；第十九卷，大略篇第二十七；

第二十卷，宥坐篇第二十八，子道篇第二十九，法行篇第三十，哀公篇第三十一，堯問篇第三十二

後來都依這樣的排次。⑤賦篇中含有禮、知、雲、蠶、箴五賦是顯然的賦。其餘愧詩一篇與成相篇都是韻文，而且都是敷陳其事的，自然也可包在賦這個名詞之下。惟成相篇中究是幾篇，從前人有好幾個說數，現在也不能斷定。⑥他的序文記着光緒十七年，當公元一八九一年。⑦此說見他所作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宣言以及淮南鴻烈集解序。⑧他的序文記着文政庚辰，當公元一八二〇年。⑨見中國哲學史大綱。

三 學術思想概況

史記不載荀子所從受學。注中作荀卿子通論，考見荀子對於易、禮、毛詩、魯詩、韓詩、左氏春秋、公羊春秋、穀梁春秋不是有授受解釋的明據，便是有牽聯關係的痕跡。○因此說：「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，而古籍闕亡，其授受不可盡知矣。」荀子做的學問既盡是儒家的學問，又這樣地廣博，自然自己也立腳在儒家的一面。可是，當他的時代，所謂『七十子之徒』已是過去了，儒家很有點衰敗的

樣子了。而他所謂『足以欺惑愚衆』的學說，^①卻沸沸揚揚到處流傳。這怎能教他不要憂心呢？於是申述他完全自得的中心思想，同時批評他家的思想，駁斥他家的思想，^②希望移易當時的人心。他的弟子有李斯、韓非，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。又有浮丘伯、同張蒼，一個是受詩的，一個是受左氏春秋的。更從他與諸經的關係講，簡直可說漢代的學術都原於他。總之，他是爲儒家放異彩的一位大師，是諸經傳授的一位肩荷者。

荀子的自得的中心思想，不能不推他的鍼對孟子『性善說』的『性惡論』。他的口號是『人之性惡。其善者僞也。』^③他以爲人的天性有種種的情欲，若令順着情欲做去，就會做出惡事。可見人性本惡。因此，必須有種種人爲的禮義法度來節制牠，來利導牠，方才可以爲善。可見人的善行，全賴人爲。這個觀念應用到政治哲學上邊，就成『禮治主義』。他說：『今人之性惡，必將待師法然後正，得禮義然後治。』^④何以能『正』？何以能『治』？就因爲『師法』同

「禮義」不是順性的而是特地定出來裁制性的東西。性惡這個觀念應用到教育哲學上邊，就成『積善主義』。他說：『古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，謂之聖人。彼求之而後得，爲之而後成，積之而後高，盡之而後聖。故聖人也者，人之所積也。』因人本來沒有善，猶如窮人一個錢也沒有。但是一個一個積起來，積之不休，到極其充足的一天，就是富翁了。積善積到這地步，就是聖人。每個窮人都能成富翁，只要能積錢；每個人都能成聖人，只要能積善。性惡這個觀念應用到人生哲學上邊，就成『明心主義』。他說：『心者，道之主宰也。』又說：『故心不可不知。心不知道，則不可道而可非道……心知道，然後可道。可道，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。』要能知道而以道爲可，才是清明的心。怎能使心知道呢？他有『虛一而靜』四個字，就是先要做到虛心、專一、靜心三種工夫。心既清明，所可中理，就不會順着情欲做出非道的事情來了。

要禮治，要積善，要明心，純任自然是辦不到的，必須努力作爲，多一分功力。

就多一分效果。所以他極看重後來被誤解而累他受冤枉的一個『僞』字。這是荀子哲學的特色，他把老莊任天的觀念，墨家信天的觀念都闢開了，乾乾脆把所有的責任都擔在人的肩膀上。於是發生他的『天論』自然主張『不求知天』但欲征服天行以爲人用了。④

荀子所說的『僞』在聖人方面是爲民衆制定禮義。他說：『禮義者，聖人之所生也。』⑤又說：『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禮義以分之。』⑥在民衆方面，所謂『僞』便是努力學習，把禮義積聚在自己的身上。他說：『今人之性，固無禮義，故彊學而求有之也。』⑦聖人所制定的禮義差不多是民衆永久的標準，因爲聖人是通乎古今，最善推度的。他說：『聖人者，以己度者也。故以人度人，以情度情，以類度類，以說度功，以道觀盡。古今一也。度類不_名雖久同理。』⑧古今旣是一致，似乎都不妨效法，但是他不主張『法先王』而主張『法後王』。他的意思，並不是說先王不好，也不是說先王與後王有什麼不同，只因爲後王的時代

近，他的禮法制度更是明白可考。所以他說：『欲觀聖王之跡，則於其粲然者矣，後王是也。』^④

這種標準聖王，古今一致的觀念，從思想方法上講，完全是演繹法。所以他說：『凡議，必將立隆正，然後可也。無隆正則是非不分，而辨訟不決。……凡言議期命以聖王爲師。』^⑤只要把聖王的禮法制度作爲『隆正』，作爲大前提，爲是爲非的結論便不至於差誤。根據着這個來正名，自然主張『必將有循於舊名，有作於新名』^⑥了。

荀子因論明心而論到心理現象，^⑦於是跨入了心理學的界域。又因論正名而論到『所爲有名』、『所緣以同異』以及『制名之樞要』，^⑧於是跨入了認識論的界域。在儒家，他以前的儒家，從沒有探求得這樣深而描寫得這樣細的。這是可以注意的。

○汪中《文道》：『經典敍錄毛詩徐整云：「子夏授高行子，高行子授薛倉子，薛倉子授帛妙子，帛妙子。」